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别集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别集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尺牘四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辨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近思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禀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欠若有避就回互蘢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户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而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

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着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為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實六轡在手操

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于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謹當細觀深考却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共為此學者寡

落索居蔽蒙曰以自懼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
磨之益喜不自勝茍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
彼此皆已事不敢為禹上語也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踈遠荷上記識況小臣又無辭
避之理第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故
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為學其益甚大茍不獲
命則亦須勉强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驅馳終恐
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頗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要齋

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乃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扃固鐍乃可爾人回畧此附閙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併留面剖也他惟為遠業厚自愛

膠擾亦少暇日耳初意閙歲使可會聚今乃知尚在中春治疊少暇亟命駕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君舉相聚數日近方還永嘉也孟子説復歸文府其閙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閙士子相接者甚多

但志趣堅確規摹閎廣蹈履淳篤者殊不多見耳冗甚略此治報他惟厚為遠業加重

前日人還匆匆作答殊不究盡洊沐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某倚廬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為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

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為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横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要須深體之非止為一書設也歐文建本所刋明用原弊兵儲塞垣本論下本論止有兩篇建本中篇乃下篇前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説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説飾以三代之文正百

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睿智濬發察其非真退之於鍾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騖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天下不復道矣神宗蓋益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還慶歷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止安得行吾私於其閒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文意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

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惟當軸處中者翕受敷施乃可用此說然亦當知斟酌淺深此又非范公當時地位也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若云又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話然吾曹講論政當刻除根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為高論也所以縷縷者非為此跋蓋為有意斯世者多於此處蹉過往往失脚耳此段話更有非書能盡者尋常兩家

多各持門户少得平實之論更竢面講乃盡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𤄫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慣耳前日因回便上狀計已呈徹洊辱教况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某衰苦如昨比遣人弔士龍昨日方回其子又卧病孱弱未能枝持塋

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尚未得入手可念可念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措辭娭服除不死當為之本擬來歲霅川莆田各致幾字今遂并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痛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讎續送去改正正源錄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黝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合商量論事錄此意思自好但却似汲汲拈出未甚弘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

門人叙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縷縷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辭及之恐亦有說高明為如何來人索書甚急不暇詳悉旦夕別尋便上狀後月家叔塋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約矣他惟以時自愛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儁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為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

在鳳翔時風氣跋喻李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華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葢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顧更留意於此幸甚編史及春秋論俟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得面論舊編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半月徐居厚來此留十日皆極欵士龍歷此一

沓履險知難與向時不同途中曾相見否居學極有立
作士人中殊難得也長沙張文比累得書平實有味歎
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朱元晦以召
命益峻秋凉欲上道且云至衢婺少留引疾俟命皆恐
欲知易傳再刊甚有益於學者講下二子史評皆俊秀
可喜甚欲一見也

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甚居
山間甚安穩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

即還山他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畢事想辯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廹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揚固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廹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絶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其又以為論次

筆削遂定為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為善序引
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悃愊當竢面盡
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他乞以時護重
伏辱誨字共審秋清尊候萬福某哀苦困無生意而私
門不幸八家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
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遽奪之此痛不特為門戶惜
也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可
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肆習

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比專遣人弔之尚未回其子雖孱弱然志操却可保逝而已矣講葺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之前月末略到山間為家叔料理塋事以冗甚故不奉報向來與觀近製如鄧仲華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為辭藻之工其他亦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然登高自下發足政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為鈍滯細碎而不精察耳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

書頗知其啟處之詳日用閒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領然城中亦有人得本甚便道路閒但某意謂前列語錄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者試更思之他祈厚為遠業自愛

日者襄奉遠勤慰奠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失圖匆匆竟不得款語追令歉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某負土冢次日與死隣追念去歲今日方迎見親輿衢婺之閒未及一年目前

境界如此憂極成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修溫凊事引衣顧見鹿經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往一慟欲絶也哀苦之餘原省已事大氐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濯其心深求其所未至但所欠者朋友磨切之助耳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否後生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鋭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却復還

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為十日欵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唁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乘興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前期也偶有便介略此叙謝窮山中旋假紙墨殊不如禮想辱情炤凶衰不祥不敢敬致尊公閤他惟厚為遠業自重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

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久閒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作歸冗甚未暇深考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望詳見諭魏詒疏有志不知其體製如何蜀條章不

為書詒疏不為志未成具為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為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具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

具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搉昨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略此布問他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指當圖款教

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恭殊倚信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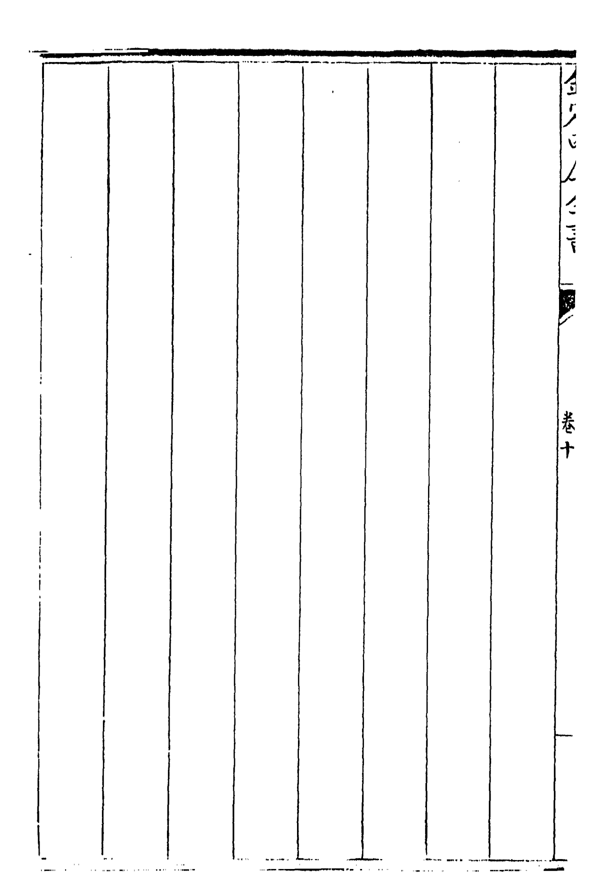
近匆匆奉答未究所欲言者人至荐拜手字欣審秋暑猶劇孝履寧謐碁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損猶未甚

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韰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聞月交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内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馬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為復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還因史法每君為紀而參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

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

贊必不可參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為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

知系於何處豈三闕



工本無窮頤益勉之謝遣一事亦孝愛所孚感然今政
當左右奉承調娛親意使種種勝於前日乃善人立索
書殊不能究盡併俟面展
近浛領手誨展玩再三間闊之懷為之少釋第初聞為
參學計今乃知以營塋輟行晤語之期尚遠殊悵然耳
即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第碌

碌衆中略無補報每負愧恐離羣索居殊不見有進益
獨周洪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尚未來天民相見亦疎
也示諭銘志淺薄本不足以發揚潛德然游處之久其
何敢辭俟天民送到行狀即當下手齋銘亦當併納次
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俟見即道盛意也里居游從者
為誰亦時有論著否他祈厚為遠業崇護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工夫可敬也

近因永康邑中人回附問必已到几格專介又辱手誨

闕

雪梨之況闕　日初冬霜寒伏惟尊候動止

萬福㫖官次粗遣闕　益復鮮況適當天民君舉

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

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為求

田問舍計耳三啟一誌展玩歎賞不已然議論斷絶之

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惓惓所

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閙甚殆知已平復但渠須

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

未艾也正則憂居曾得消息否偶今日料理過局文字
而來介索書甚急草草作此他惟為遠業珍嗇
長樂匆匆別去迨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甚
近欣慰不勝言即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
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盡耳所
諭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
論每欲傒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
之但習慣已久亦時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

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於姑自責之辭太重更令小輕爲佳天民數日前自作一啟亦可用令吾兄前所送來者首尾已善令次所送者尚未見之但中閒頌德處恐人以爲輕却參用天民自作者乃穩耳他悉俟面布

前月小舍弟不幸特辱慰唁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荅必蒙恕悉便介又領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相别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痼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

能全追痛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擾擾猶未定也政欲一得晤語以釋欝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竢面道胡明仲通鑑論先附一冊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材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意又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

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各攜一帙來蓋朱元晦累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專人至辱手字及溫柑海物之況嘗聞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即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系之心亦以少解即日陰晴不常伏惟尊候萬福某近以家孀之塟前月末方還城中而旦夕韓丈經從又須略出迓之過是又欲稍休愒永嘉之行勢須及秋也諸公相聚彼此想互有發明

君舉缺在何時所謂止為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味豈特於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艱亦望少致意於斯也知與象先欵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欵耳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啾飯處去歲相聚覺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鴈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不欲滯來介尚俟後便浙西之行莫只在四月間否後此則極暑非跋涉之時也他惟為道義厚愛

比曾秀才見過出示字方欲治報玆奉手筆從審冬暖尊候萬福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比亦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諭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為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愛之此言可念也某十二月二十後定到墳山文字當攜行他俟面道也

叔度已為道來意曹子亦老成但渠欲求館以素不預事不能如其意耳薛士龍數得書郡事亦漸有緒

矣

分手又已四五十日以差入殿廬久不得作書區區惟

切馳仰即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

沉浮無補秖自愧耳作歸田閒徜徉當有佳趣卷舒出

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裕也廷對四方

極有忠言大氐皆在甲乙科既經乙覽惟就前五名中

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

如德遠少望乃復遍落世間事往往難盡滿足人意耳

今因少望經從略此問訊他惟為遠大業厚自葆毓
盛暑久不為問政此傾鄉伏奉誨字欣審秋熱尚力尊
候動止萬福㚟碌碌粗遣隨羣上下略無所裨補每自
愧負然聲迹銷沉如稊米之在太倉漸不為人指數或
去或住皆可以自如也誨喻深悉所謂井渫蓋政指汲
汲於濟世者玩味爻象自可見其曰為我心惻憂思蓋
深長矣又曰王明並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
則臣主俱泰此豈小知小才之謂哉所以未為井之盛

者蓋汲汲亟欲施之與知命者殊科耳孔子請討見卻
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
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春初之舉雖是習常
守故者自應怔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借曰
無憾觀論語既說智及之上面更有所謂守所謂莅所
謂動節次階級猶多也此話甚長何由握手講論要非
紙上所能寫耳君舉去意已決但近頗有少曲折更須
放緩兩三月乃可申前請也天民尪怯病時作時止甚

可念未相見間惟以時厚自愛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具官次粗遣一向沈迷書冊中他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喻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平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驅山塞海未足為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忍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甫下世此公實繫輕重遺奏惓惓殊可念也陳應求尚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

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爲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擧却少安韓文再臨儁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旣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爾人回匆匆作此佗祈厚爲道義護愛

近犖仲至行嘗拜書及紙五十番當已到几格徐子義來辱手字欣審冬令晏溫尊候萬福其碌碌竊食如昔無足云者里居爲況必甚適閑便欲爲陶朱公調度此固足少舒逸氣但田閒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

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久當自知之恃契愛之
厚不敢不盡誠也陽羨之行在何時日望經從相聚今既
超然在利害之外雖甚款曲無復嫌忌非如前日場屋
狹徑窘步也徐子義云明日有人行詳以此紙問起居
筆十枚倩往他惟為遠業自學
前此幸得款聚歸塗亟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見殊歉
然也辱手教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即為
三衢之行往反近兩旬汪丈靜閲之久論事益深穩綜

練因知經歷信不可不多也示諭藹然忠厚有以知别
後進德之深微指固已欽佩第衰退之人惟當閉門反
已着實以求其所未至然此心則不敢忘也未往三衢
時吳益恭得半日欵語語間極稱葉蔚宗之為人尊兄
同里閈亦知其詳否益恭亦甚以不得一見為恨也此
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静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
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
雖未相識每見吾兄文字開闊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

意勤甚渠非論文者也人回畧此上布他祈厚為遠業節抑

便介辱手字區區不勝感懌即日極暑伏惟孝履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曾仲躬為求祠禄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為幸前書所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

槩以為近厚語言也第向者言之略耳然於此蓋有則
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薛士龍墓誌以畏暑作未成
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鬲語也策問當俟詳讀人
回甚速略此上布他祈節哀自愛

伏被手況及正則書信具審邇日視履之詳殊以欣慰
某病體只如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此遂奠枕矣四
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蔚宗所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
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未得即聽教記得世説載何次

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蟲魚讀箋注而見橫飛直上凌厲千載之表真可謂大矣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早命駕為望

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穩極以為慰兩詞與寄所屬固深感歎第兀然枯木朽株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耶某病勢只如舊都無增損近蒙朝廷記識不忘

使還故官廢痼何由可動尋以實控告既得請矣但文字猶未到爾甚渴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無與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

舍弟蒙問念感甚渠近挈其婦往會稽歸寧矣士龍誌銘以行役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屬藁近得君舉書云吾兄摘行狀中數處極當便中告批示欲得知也

伏辱手況具審歸自永嘉川陸安穩極以為慰正則書

及墓刻已收相聚討甚樂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於渠者政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而已腕弱不能作書因便幸為達此意也陳益之留意禮學甚善蔡行之有安齊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揞擊之梅雨後千萬見過為十日欵今年緣絶口不說時文門前絶少人跡竹樹環合大似山間若得復聽快論則石橋龍湫不必遠求也病體萎痺雖已成沈痼而目力心力反勝往時造物之見賜厚矣自餘悉俟面究

今日聞劉共甫消息不佳令人作惡殆廢寢食也

答王道夫

辱手字藥物具聞近況之詳極以為慰視事既久閱歷浸廣遠業必日昌楙唯韜斂光芒而致詳朱墨細碎之間慶歷嘉祐諸老由此其選也同甫居鄉無聊甚可念手倦不能多作字只今病勢除把筆及登高外其他皆如常時不須軫念

答項平甫

其往歲侍郎舅氏自荆南歸具道左右年雖少而志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人敬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意今春閒分教山陰相距雖不遠又以病廢無從會面為恨便中忽奉手筆所以見屬者雖非衰惰之所敢當然詳味辭氣懇切質實益知所存之不苟也自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游從既久講繹必甚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尚絅之義早以自牧馴致充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石天民沈叔晦諸兄莫時欵聚否萎痺不

能多作字秋暑以時自重

答周允升

深居里中日必有新益所謂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閒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字十年自别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

若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答潘叔度

闕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告賜詳誨闕日用間不須着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滞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

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着或反為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前日在學中方校試卷忽傳兵報行李亟歸莫知其詳不勝憂疑亟呼轎追路至浮橋則已不及比揭榜還舍乃審年家丈奄至大故變出意外悲駭傷痛逮今越宿寢食不寧年兄純孝篤至驟罹鉅痛曷以堪處然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禀厚薄亦自不同如蔬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

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芰之類皆以私事親而非以天事親也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大殮以前禮數恐無及今且討論大殮以後朝夕朔望奠禮數已封在叔至兄書中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固嘗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已而不在人也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或有未安批喻可也未辛

哭雖例不作書然講論喪事初無害以後禮數見今逐日討論當續報云

溫公書儀大略皆善熟看為佳已屬仲益藴則子先頴叔及小舍弟共討論禮數矣最是喪服不可不如式張守甚惜年兄之去云元晦既以憂制不可出而年兄又復以憂去信講學之日難得也

宅兆已有定卜否伊川五說之外其他似不必循也溫公書儀說居廬一段深切至到曾細觀之否其間說陳壽事尤切但行其實至於苫凷之類亦不必規規效之也葬儀見今講究若有日煩頴叔一來面授尤佳即今止是當行朝夕奠別未有可講者

也夫子所謂人未有能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蓋天理人情之極不可有一毫可恨也子先引去似未為失但始者不免墮於褊躁耳文字書冊當令檢校適值此數日堂試無暇故爾壺範後日當重整頓蓋張守甚愛此書欲刊板也

銘誌之屬本非所敢當第以平時荷年家丈知遇之厚不敢不盡拙誠張丈於年兄意極拳拳欲渠書甚不難但更徐思義理之所安却奉報也所以欲思者蓋喪禮以未相識故也

政當子細講究乃居喪所當自盡者也勝於誦佛經多矣若因此討論使古禮再明豈細事哉叔昌亦當同講究要須先識禮意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壼範張丈甚愛此書欲便刊板恐後月半編集可畢今所欠者最是楊龜山三經義辨要切而嚴州徧借無本年兄或有之因便附來為佳易只依次序不編家人卦近得劉賓之周子充書皆以不得在在首此乃張丈之意此說甚長也此間為恨此間亦以二公及年兄不在此為恨也

窆地已尋得否在古禮既窆而卒哭百日而謂之卒哭乃近世傳襲之誤非禮也數日來深思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為害事葢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為矣要當反已盡誠竭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也誠於此者既至彼安有不動者乎彼之未動乃在我誠未至之明証也窆儀中鐘磬之屬用縣亭亦不甚失本意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

體斯常存矣道學衰微實有意此學者萬無一二此區區深所望於年兄者也喪禮廢墜已久切告與叔昌以次同講論今古之宜再復尤幸（諸史中議喪禮服制處皆當抄出）行實俟後月初大人歸發當屏置餘事專為措思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但慮所見或差不足以盡顯揚之志俟具藁當先錄呈有未安處却望一一批示切不須拘形迹也書丹事向嘗托唐蘊則面道曲折既而再三思之終覺未安（作銘在先書丹其次也以此覺發語為難張守固無形迹但終覺未安耳）蓋事親不

當待外樂得賢者發揮以垂不朽固與希勢慕權者不同然其為待外一也年兄吏試思之有疑却以見報吉州有劉德循循之者去歲從劉子澄游子澄以書相導來此為學專一樸實甚可望又欲自此來朱元晦其志殆未易量也喬德瞻為學甚進讀書亦殊有味輩流中甚難得也魏純夫抬令授句讀甚得人但錄示令嗣課程每日念三經各四百字不為少矣更須量其力令有餘乃善其他如誦儀禮温伊川諸書數項姑為減去迂

聖錫以三上書論發運非其人言不從而去去就甚合
義極為之喜蓋又全得此一人非細事也一月前有一
士大夫經由此某因語次偶及年兄專意正學乃憮然
以為疑世俗未相知固不足論所以及之者恐可助省
察警厲之功耳
某官次粗安此間諸事及所欲言者皆略具前書矣魏
純夫教諸幼甚得人令嗣聯名於安叔位有妨誠當更
易欵曲商量可也事實去取俟商量定乃錄呈行狀中

有小小未當却無害葢非傳後之書也年兄他時通張守書次先再三謝其屢存問之意然後及所懇序當然也燒丹事適以問張守廼程倅閤中病於蘭溪醫者燒丹張守之内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葢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此間應接之不暇廼緣編壼範及大人到隨分有所謂書尺之類非因諸生課程也壼範張守小女皆誦旦夕當據已刋者印數十板去恐令女令嗣亦要

誦也塋地恐不可緩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塋春秋所深譏博求廣問恐無不得之理唯須略去拘忌乃易就耳

書丹張丈欣然欲執筆前日累書所以難之者蓋専言在我之義耳張丈讀來書甚喜有悚然加敬之語但云恐有做工夫廹切之病答書中必自及之也劉温州素不長於筆札若令出名則非必誠必信若令渠自書又恐其以不能為解須明說不計字畫工拙但欲托名德

以傳不朽如此乃可商量定却見報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闕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味常人於事嘗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為之必有忿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委帖若已欲為之者但其心不快而已無迹見於外也叔昌必同做工夫於哀敬中體察本心最為親切

某官次粗安葬儀向者所編倉卒有未精密處不免再討論屏置他事竭三四日之力始能就緒向者張丈塟

魏公亦嘗講究昨夜同顕叔到郡中商議頗似穩當其制作瑣細曲折皆已口授顕叔矣更宜詳講如覺有未穩未密處即遣一介來商量但須不雜以俗禮異教乃善親族閒有未以為然者政當盡誠感動曉喻之不可傷恩亦不可失正也宅兆已得地否向聞毀瘠過甚日夕以為憂嘗令戴在伯持片紙去不知已見否

其供職已半月職業之所及法令之所載不敢不盡拙誠但人習熟見閙之久未孚未喻者甚衆吏看旬日如

何也張吏部對甚開納廼知前此非進言之難但言者自未得其道耳即今微陽蓋有復生之漸但羣陰崢嶸消長之勢殊未定也明器用綵异無害自餘並俟後便

來書過禮前此固嘗拜聞今復封還

某官次粗遣但以補試在近少閒即鎖宿冗甚所欲言者皆不暇及所諭與此閒所慮政同方且圖之也陳君舉相聚甚歎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政未易量也

其官次粗遣近日思得內外相應不差毫髮外有齟齬即內有窒礙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學校間事所以有一二中變者止是初到據法宿假必令簽歷日到諸齋教導皆令甲所載既而僚寀皆大不安若不小為通融則不復可相處以小事立同異而去又似輕發故令宿假但呈簿簽歷必先經正錄故甚以為煩本所以欲簽歷者蓋要知諸生出入之疏數而已今止呈簿則亦自無所逃諸齋教導亦時復一往緣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為學錄甚舉職以此知人略有志隨分量便得力

文潛近復差湛挺之為學錄方三日而遭憂歸闕亦可惜也

其居此粗遣但深無補之愧近日士大夫請去者率艱難如丁子章前月七八次往請而不可唯當循其得為他非所擇也士龍方此講論又將遣往淮上招集流移自此益索寞矣象先旦夕當招來欵語自今去禫制尚有四五月喪禮早令見次第為佳弔慰妻家以親戚恐可往外人則不可也若祥祭後居禫制時則雖外人亦

須往禫本祭名非服制也

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其官墓誌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名銜則列於銘後乃為得體銘當低於誌一行四句每句空數字撰書題額名銜又當低於銘與時刊成龔丈處當專遣人送墨本五月對劄錄去不必示他人上反覆顧問酬酢領略既詳且欵凡所欲言者皆得展盡語甚多不暇寫去推對劄意可見也張丈所對亦甚欵每與張丈說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啟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所恨此氣

脉不復接續耳張文門庭甚靜干請皆截斷東閣固知敬但在高位者往往日聽逢迎可喜之論故本分說話未必能深領耳然可以彌縫正道者固不可為此而不致區區也利用大作固當以此相儆來諭韓趙二公乃本有美質或實有此志而無其學者也與此不同即今善類甚孤羣陰崢嶸密雲之戒甚可懼近日子充留此於正道甚有助此外確然向善者惟芮丈而止耳自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庶幾可為也上書得進此門既啟誠可慮臘肉醋薑已領竊

意服制中餽人恐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為佳

某入山之二月即還過金柱山水清峻晦明百變勢須且為旬日留也小留城中經理荒政甚善大抵為學政不須求之事外或未可動不必作意昨日得汪丈書長沙猶未得全安之問甚念之也叔昌欲來山間甚善通鑑課不欲久輟見所抹者并以後兩三册或令叔昌携來為佳叔昌未來則遣一人送至此可也某還城之期當在一月後他俟面盡

甚度更須在金柱坐一兩旬盖耳目清淨林泉幽遂士人亦少不過劉畏之輩在三數里内者帶來人外共只有三四人也叔昌欲與江必東偕来甚善朱丈人已遣張丈得復常之問甚可喜疾病之来要非一端數千里外難預料也然日用飲食間工夫政當細密取信於人猶是外事耳因思隣戒之畏甚悚然也

某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歷近村而隐明几淨閱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户也詩兩種已收看春秋三傳

伊川說之外胡二劉原父質夫陸纂例微指孫發微皆當參看然向時屢曾說病後且宜靜養考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通鑑久後唐後晉紀兩冊諸子久韓非子上冊今汪時法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為佳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昆仲閒並致意

某以五月半後同朱丈出閩下旬至鵝湖諸公皆集甚有講論之益更三四日即各分手到信須留兩三日次第月半決可到衢也邇來日用間況味復何似當觀來

示似猶有廹隘氣象更放令寛平潤澤為善自餘悉俟面盡時法必東諸友因見為道此意舍弟輩亦只示以此紙盛暑不能多作字也

某自旬日以來編詩少曾出門户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為觀省之助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内胷次須常樂易寛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爾父軒畏事自儁如此然資質終長者

也閒重陽後歸所懷併俟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
也

其官次粗遣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也對班尚在八月飽食隨衆良愧負耳閒氣體已復常須常養胃次令寬平和裕為善蓋不宜再有激觸也史丞相雖為柴端所擊而趣名猶未已不知果來否鄭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若用人每如是亦何憂不治也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但艱得缺耳沈

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為無益也

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閘舊疾又嘗小發莫已平復否寛心乃止疾之本天宇間何所不有無為强自苦也

某自入夏來每至日落乃出館終日蕭然事外不異山林雖日來人情向背萬端未嘗與之將迎也以此頗覺頑徤大抵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内不可惰媮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某官次粗遣汨沒廢日每以自懼對班尚在來夏竊是

時猶未罪斥則當致惓惓之義然後謀歸耳若徒往徒來雖於私計為便而非心之所安也近張伯永來頗道德瞻甚進極為之喜蓋為學要是身於近者乃可一書告付之或已歸蚤送達為佳來諭復求病源竊謂源在自疑而已前聖賢之訓及向來講論亦甚詳悉今有樂未服而更求方據問頭即是病源更不須他求也叔昌往見沈正卿政當如此為學當真知所止前書所言乃暫時意思非究竟法也

所苦聞已復舊甚可喜然要須長養和平勿再觸動為佳如此此間目前無所不有若一一關懷則頃刻不可過矣叔昌想旦夕須自嚴陵回近禮部建請更變文體大抵皆前輩之論若果行此則奇傑宿學皆得舒展但世士溺於所習故不能行殊可惜也叔源日來安健否亦時觀書否

李壽翁改婺一方之幸也此公守正而曉事又不近名婺人有休息之望矣

得手字雖以向安為慰但筆力猶弱切須凡事一切放
下專意恬養常令胷次欣欣如春木之向榮則氣血不
患不滋長體力不患不平復也一年兩大病雖壯健者
猶不能勝況素怯者乎若復依前失調護可為寒心也
自聞叔度不快寢食為之不寧一年兩次大病豈易堪任
今幸向安切須寬心自養蓋此疾多是鬱滯所致也又
聞九哥亦嘗不快不知果否叔昌却須安健叔源墳所
事已了否孺子且宜在家調護醫藥只此便是為學根

本妨廢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識别得輕重分明乃善以實錄一兩月間進書日夕整頓無少暇略如編詩時故不及作昆仲書只出此紙同看

某到德清已數日歸期更一兩日事定方可稟妻父然想亦不出後月也齋中想時蒙檢校大抵羣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況於規矩乎見仲益諸友生以此意諭之

謁守倅畢即交割人事擾擾須更數日乃定學舍蕪甚

然鄭教授甚練事欵曲須同商量整頓內不敢曠職外不敢立異也廨舍亦自明潔可居已虛一室為置榻地月初千萬如約趣權也馬同年尚未曾欵語前所說方教授氣貌亦自靜但先入已堅政恐難挽耳張守聞已為入對之行其勢須來此德銳課程望時提督之仲益因見亦告勉其卓然自立為佳

其到嚴兩旬矣郡庠亦漸有次序日以躬行務實之語董灌之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耳蔣從道

之天甚可傷慰書幷祭文同往錢八百五十足可用徐孺子故事辦隻雞斗米之奠其詳具別紙煩老兄親為致奠少見同舍之義讀祭文可就煩蔣子先也

某官次粗安張守舉措詳審問學平正而又虛心從善善類中甚難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適同朝夕相與講論甚可樂至於形迹所當照管者渠亦自解此也如親授請書兩教官廳皆同

某官次粗遣學校間事已詳見叔度書中矣大抵講論

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來喻操存固所當用力處要須與體察之功並進乃善

某官次祖安對班只在下旬區區所懷自當傾盡但慮識闇誠薄不能為損益耳去就久速過是亦可略見矣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牢落之中不為無助但却是四明論薦若到此於交際間亦須斟酌令淺深得所乃佳

叔玠酒事此亦細故固不可不料理不可為此而凡事解體蓋小事便沮撓則為下所窺易得生事也

答潘叔昌

所諭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銳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毋惜常批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閒質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往往溺志宴安日復一日其終異

於常人者無幾蓋常三歎於斯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咈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答聶與言

茲承遠訪備見志尚之確旬日雖得款語猶以匆匆為恨前此喻及博議并與論中鄙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往往淺狹偏暗皆不中理若或誦習甚誤學者凡朋友問者幸徧語之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

與夫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之類則隨其觀者分量淺深要皆與有益而無他敝也他惟力學自愛

與喬德瞻

近益知為學工夫無窮而向來日月虛度為可惜耳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

某受告後即以書往求祠此段去就本不待決蓋非疑似可論者也月初切早入城比得張丈書云有曲折托

吾友面達欲早知耳處鄉閭親戚間更須子細點檢此
最親切工夫也
王子正自湖州來秋凉乃歸欲因整頓國朝治體吾友
數日間便撥置為此來乃佳蓋目下書院士人多歸欲
及此暇時講究若至秋深人多却難得工夫也
某官次粗安學校間事亦稍稍按堵行有不得者反求
諸已而已不敢他咎也
家幹如是不得不為者自當安心入細謹確料理不必

有避免羈絆之撓此却是不止其所如是日生常事非斷然撥置亦卒無了期兩端蓋在自斟酌耳

近來相聚諸人比舊却漸著實吾友有暇早來為善閒中日月亦易失也

德脩時復往還否天資美甚更彼此實相琢磨尤善補試得失本自相對想必有以處此兩日來獨甚念錢幾叔憂其必鬱鬱致疾耳中秋後天氣凉可以出入是時東書見過為望

與邢邦用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汩汩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

之以為如何

比來為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固名下難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某自五月間亡婦之喪冒暑治喪悲愴疲薾殊無聊賴祔塟甫畢而聞張丈之出又聞劉丈之訃出處死生固亦常理然消長之勢如此可懼可愕以是尤覺意緒忽

忽寢食殊少味也

某自明招入城復至衢婺兩境迓大人之歸弛擔方半月侍旁閉戶讀書漸覺成趣向時過從士子往來者不過時有三數輩耳累求祠未報而有名試之命已復乎前請儻得如志得以一意休愒為學僥倖多矣

某屏居粗遣但憂患相仍意緒慘愴殊不能堪耳邦傑已遂襄事深為之痛惻志操如此不謂其夭折也拊育孤幼其何以為懷然似聞體候亦嘗失調護切告寬抑

自愛春暖能來與見過否與朋友講論固可解憂而去家稍遠凡百清簡亦深有助於攝養也汪丈棄世殄瘁之悲善類所同數日間即走三衢哭之次第元夕後乃能還舍他祈以時為遠業厚愛

與内弟曾德寛

小三六五七四弟得書欣聞侍履勝常前此各在官所今皆會聚膝下此樂無涯讀書必漸見次序甚今年讀書方似漸見蹊徑方欲再將五經諸史以次再討論一

耆況如吾弟妙年無事尤不宜虛度歲月也小三弟欲習宏詞此亦無害今去試尚遠且讀秦漢韓柳歐曾文字四六且看歐王東坡三集以養根本如總類蓋是時文近試半年旋看可也向所送筆甚可使闕拙於作字佳者政無用若賤而易得者後闕管來為佳他惟以時自愛某啟上

小三弟七四弟並收書闕還

膝下當甚可樂免於事役而就閒暇讀書亦當有味也

每思往年相聚時為學既自未有工夫而世事多未諳歷所講論者多未當理五六年來方似漸知蹊徑念欲復欵曲商搉而不可得徒慨然也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摹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為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

用不如人巧詐數不如人為恥小 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小三弟所説讀書件數太多今當只看一經一史為常課而以詩文之類為餘課乃是耳相見之日尚遠故縷縷以代面言他惟力學自愛

## 與戴在伯

其到官垂兩月矣其初殊有齟齬處近日稍稍按堵大抵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廹切廼知學問工夫無窮

當益思所未至也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須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長所命非甚害義皆當曲從然先須委曲幾諫必不得已然後斟酌曲從也通家之類是也上官招飯則不可拘句假要之但守非句假不作會則於世俗稍通也某所居乃在舊王丞宣園今號東百官宅政與張丈寓舍相望於講論甚便行期果已定日否他惟力學自愛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内有窒礙蓋内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别法也庚寅

與學者及諸弟

諸友來收書知比來為況安適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仲益送到同總錄已收課程只須如此中庸且專看龜山解為佳純夫只就侍旁開會甚得策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頻叔在下塘良便近日玩繹何書學問以致知為本知不至則行必不力也叔度兄弟喪禮更與講論有疑即報來元晦所幹若畢早趣裝為善少望臨安之行在何時經由

毋惜為數日留張守引進士子孳孳不倦又此間諸公問學者亦多張守館客吴翌晦叔向與張守同師胡先生不從事科舉已二十年議論操履甚平正相處亦有益也子先所問已見叔度書中來嚴陵受荃儀本無嫌疑蓋叔度兄弟豈世俗富家比况來此間又非往他處也闕先須遣人往張伯安處取向日荃儀携來參酌為善儀禮疏旬日間有便先寄來此間無借處也天錫辭朱氏館量而後入政當如此今莫已有定所否今歲曾作

文字因便寄一二篇然為學要須日用間實下工夫乃得力城中如叔度叔昌兄弟及潁叔德奉子先仲益季益諸人皆可往還也天錫如見葉秀實為致意近日讀書不輟否有近作亦可寄數篇來今因人回略此為問他惟力學自愛

學舍亦漸就緒士人皆欣然為學向來舊弊已革去十之六正官亦極相亮也蓋自到學皆不曾別立規矩及有所改更但辰入未歸以身率之耳

官次稍安學校事亦漸定其間小節目亦稍變而通之使人情相安然後徐徐勸誘恐却易入也所疑各已批去講實學者多則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

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敢自盡但微言淵奥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窮盡耳竊嘗思時事所以囏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

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比聞諸友皆實有意於此所以不勝其喜非獨私為異時有肄習琢磨之助也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當深致思也頴叔所論謝語甚當凡做工夫皆宜精思深體不可畧認得而遂止也德銳所問已批去大抵為學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純去所問第則專心致志久久自然須漸有趣向也叔源所苦已無事否子復何時可來告先一月見報

即當求檄送往也仲益德奉會間切宜警策之德不孤必有隣若講學實有次第自然慕向同志者多此亦自驗之一端也

别幅所諭向來工夫如所謂毫釐或差而反為隨之病所謂向之多塗於此乎息而領略之病始生此非身親足歷用工之實則不能知殊用敬服但論天尊地卑之義謂明乎是則復無可復而隨不失其宜頗似傷快此兩句雖在顏子分上猶未易言之蓋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階級歷然非一步可升一言可斷若看得溥博親切則始知工夫之益無窮仁者其言也訒良以此也順以循序乃體其全利而為之靡或不偏此四語工夫甚正易所謂序者正當精察耳（為之闕此句有病而未向庶可與權亦似太快耳）洙泗言仁語孟精義常玩味工夫自不偏但易傳精深穩實孟子之後方有此書不可不朝夕諷閱也長沙張丈常得書每見其退然知難收斂篤實與前此相聚時大異朱丈遣其子在此從學音問常相聞比舊亦殊精切

也叙鄒仲事甚有補風化文字亦無不穩處但螢牕雪

案四字頗未典易之為佳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吕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寛而

有閑此兩句殊有味大抵閫範一書須常置几案時時

觀省所補不小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

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

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

爭見郤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

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

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剷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

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蚤起晏寢饑食渴飲

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

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盖養生養心同

一法也荀子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静而理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胷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揜而忤人者疾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大抵房族閒事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闕令大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也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已正而勿問也

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省最為親切

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須令胸次開廓舒泰為佳

李仁甫以仲信上舍作策題問賢良為言者併論遂皆去國此老蕭散平坦足為朝列之重驟失此人甚覺蕭索累日寢食為之無味也

屋已下手甚善規模須常令戢斂屋作三處極善蓋婢僕省得相涉則省得閑事極多而恩意常通也此間雖無憂責但日覺無意味又非五六月間比極欲生事粗有條理耳

到此年餘凡紙上課冊長進甚多只是非紙上可寫之

課冊長進者少如事親從兄處家處衆皆非紙上所可記此學者正當日夕點檢以求長進門路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耳

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為學有意鄉者多為儕輩笑侮往往不能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則殊有補爾又可使世俗闕分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不小也

比來諸況如何免對既得省符向所取吉州三十闕自當亟往止之不惟虛勞人往反蓋新治動為人觀瞻不可不審也張守議論平正舉錯詳審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財賦寬其苛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宴會裁節用度元宵罷出遊止州治中量點燈數百而已皆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究本末反復熟議而後行繩治胥吏之欺罔者首決三都吏人甚快之而恕其不及大抵不墮一偏蓋皆為學之力也已入奏為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

若得請則一方民力甚寛亦非細事倉部家書

東萊別集卷十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別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徐秉文

東萊别集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尺牘五

謝陳丞相

恭惟某官以盛德偉望儀刑廟堂以閎略遠猷開濟宻守精忠上達龐澤下流方將正元氣以格君心定國論以一民聽大本既立萬目自張厥惟善類之所素期是亦與人之所共屬

蕞爾之蹤屏伏閭巷與昆蟲草木共游坏冶之中涵泳泰和為日久矣具瞻之地禮絶百僚分有常尊賤不可凟士有常守進不可輕用是不肖之姓名無繇自達於典藏者曠宇碩量細大幷容草芥之微當在原貸成均置屬本待名儒推擇之餘下及孱陋怵然内顧業荒學淺且無一日之雅於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鈞播物不間遠邇推振十得五之義故雖頑鈍猶在甄奬深惟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犬馬蚍蚷道謏不情之言

亦非承學所當施於大君子者也惟當博親師友砥礪講習使不辱厥官無爲化筆之羞而已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與虞丞相

共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下之重主上之所注意羣獻之所委心皆以財成鴻化紹復大業是傒闊略遠猷固将次第而舉謹傾耳以俟某晚學謏聞自侍几舄即蒙眄睞眷奬之厚史觀清華

俾叅末屬政扉暇豫時接緒言内視踈蕪莫知所以仰稱者玆焉考満改秩祗拜命書靜惟僥幸實坯冶陶成之厚賜謹當勉自講習益求所未至少酬知遇之萬一惓惓此心尚祈乎察

某瑣微之跡自託鑪錘身非已有去來出入固當肅聽造命不當自必然私義廹切用敢犯瀆尊之譴而終布之某親年寖高而諸弟皆未更事左右就養不可遠違前此固嘗控聞鈞聽今玆冐暑遠歸百緒皆未有條理

尤重輕去滕下而以其勞遺老者懇懇之誠在所惻察

儻蒙畀以祠禄以為甘旨之奉於其餘暇溫習舊學二

三年間稍稍就緒自當紬書光範求備大廈一木之用

悃愊披露惟孚其實而憐其情不勝幸願

與梁參政

共以某官正大之學忠嘉之謨政路歷年彌縫輔賛固

上格君心而下孚羣聽矣培養元氣統盟公道實衆正

所共期於門下者仰恃眷知敢以此獻

某展布誠悃登徹崇聽某樸拙魯鈍無所取材親年浸高諸弟皆未習事左右就養不可遠膝下前此控白雖蒙再三之誨非不欲仰體愛存之意一聽坯冶然内揆私計勢不容已而其間又有非筆墨所能盡者仰惟高明必能洞悉敢望始終覆護畀以祠禄俾為甘旨之奉暇日當尋繹故業澡潔矯揉異時粗有毫分進益當惟所使令何敢自擇謹俯伏以俟矜惻

與趙丞相

比控悃愊仰瀆化鈞退惟僭瀆方俯伏以俟訶譴丞相
始則記識不忘意其尚可裓飾起之於病廢之中及㕉
殘衰躄不能拜命則又惻然憫其困窮處之帥幕俾得
亟就厚祿以蘇貧病矜憐拊養之賜至深至厚不可稱
量顧以薾然病軀餘息如髮雖數舍之近亦無由輿疾
自致涸轍窮途坱圠之鈞再三陶播猶不能楨命之奇
窮亦云極矣祠祿雖薄方此歉歲月得數斛粟在困厄
中殊有所濟若蒙矜恤而曲從之幸之大者也力疾布

禀不勝惓惓

與王樞使

某衰病沈痼分甘棄捐樞使睠顧不忘俾之復綴朝列而筋力已憊不能勉强以承下風偕易布誠朝夕愧懼某官念其鉛槧之舊憐其疾疢之餘賜以便安使參帥幙自非隆遇有加委曲全就何以及此區區謝誠豈筆舌所能槪見引領黄閤神爽飛馳

某自惟一介幺微洊煩除書之下相公所以記存者厚

矣婺越相去不遠而又職優俸厚可以養痾使自為謀豈復有過於此茍稍可支吾拜命豈敢復溷朝廷實以病體支離日事醫藥杜門里巷雖已再見歲窮而未敢少有衝冒且親故相邇可以評量服食之所宜今舍鄉閭而去其閒不能自如者蓋非一端雖大府賓僚初無吏責然血氣之衰殘必不能跋涉道路動履之蹇緩必不能勝任衣冠茍或將護稍愆常時則疾勢必致增益至此然後扶曳復歸將益動大君子之仁心矣若蒙察

其懇欵之情恕其再三之瀆曲賜軫念復畀以宫觀差遣則可以專意休養從其所安庶幾數年之間或可小瘉則自今以往皆受賜之日也冒瀆威尊某俯伏無任俟命之至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鑪鍾之賜共聞既登几格兹焉肅奉堂帖首在名試之列竊惟金鑾給劄本待名勝第一流墨客槧人誇詡歆羨或濡筆削牘終身而不能覬

如某者鄙樸椎鈍絶意清貫雖蒙睠奬顧憐不在人後
所以弗敢崇飾固陋上瀆大鈞者蓋謂與其踰涯過量
仰累權衡之明孰若安分守常毋為牆仞之辱區區惟
堅微志圖稱深知豈謂某官度越畯軌俎豆英游拔之
於冗散惰廢之中収之於干祈請禱之外雖已遠門闌
而常賜記存不啻揩𢳆之近雖旁無佽助而獨被慰薦
不待介紹之多是某官之知某蓋曠數十年所未見而
某之受知亦閲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筆

古語言所能述哉某官之於某可謂真知而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為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一披露以聽財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親年浸高冒暑遠歸所當調護經理者百未有緒晨夕膝下未可違離鄉者屢嘗面懇而前書亦既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庠序踈野率略可咎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覆護全度之其抵讁何已不還踵退自循省惟當歸就

閒曠一意為學淬厲矯揉益求其所未至苟昧於自量
輙復輕出冒居非據曠敗可期容慱扶持政恐徒費陶
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捨黜陟柄出於上非為
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當惟命
之承格以公義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令玆猶敢自言
者竊嘗惟念父兄之於子弟封殖栽培弱者必養之使
至於强虚者必養之使至於實愛惜長育未嘗肯輕伐
於拱把而無益於用此某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

須史之間庶或可備他日之須也儻蒙矜憐賦以祠祿以便其私養以餘閒從事於講習異時衆聽稍孚而俾預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治固將有日此乃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况學省之名試思典超踰輩流所罕而無厭薄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鬲洞照内外所悉而無懷情不盡之畏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鑄上凟

威嚴某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東萊別集卷十一